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第一〇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泄機 遇豪傑陳起望探信

且說盧方出廟觀看山景。急見那邊來了個婦人慌慌張張，見了盧方，說道：「救人呀，救人呀！」說著話，邁步跑進廟去了。盧方才待要問，又見後面有一人穿著軍卒眼色，口內胡言亂道，追趕前來。盧方聽了，不由的氣往上沖，迎面將掌一晃，腳下一踢，那軍卒栽倒在地。盧方趕步，腳踏胸膛，喝道：「你這廝擅自追趕良家婦女，意欲何為？進！」說罷，揚拳要打。那軍卒道：「你老爺不必動怒，小人實說。小人名叫劉立保，在飛叉太保鍾大王爺寨內做了四等的小頭目。只因前日襄陽王爺派人送來一個罈子，裡面裝定一位英雄的骨殖，說此人姓白名玉堂。襄陽王爺恐人把骨殖盜去，因此交給我們大王，我們大王說，這位姓白的是個義士好朋友，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峰嶺下。今日又派我帶領一〇六個嘍囉抬了祭禮前來，與姓白的上墳。小人因出恭，落在後面，恰好遇見這個婦人。小人以為幽山荒僻，欺負他是個孤行的婦女，也不過是臊皮打哈哈兒，並非誠心要把他怎麼樣。就是這麼一件事情，你老聽明白了？」劉立保一壁說話，一壁偷眼瞅盧方。見盧方愣愣柯柯，不言不語，彷彿出神，忘其所以，後面說的話大約全沒聽見。劉立保暗道：「這位別有什麼症候吧？我不趁此時逃走，還等什麼？」輕輕從盧方的腳下滾出，爬起來就往前追趕嘍囉去了。到了那裡，見眾人祭禮擺妥，單等劉立保。劉立保也不說長，也不道短，走到祭桌跟前雙膝跪倒。眾人同聲道：「一來奉上命差遣，二來聞聽說死者是個好漢。來，來，來，大家行個禮兒，也是應當的。」眾人跪倒，剛磕下頭去。只聽劉立保哇的一聲，放聲大哭。眾人覺得詫異，道：「行禮使得，哭他何益？」劉立保不但哭，嘴裡還數數落落的道：「白五爺呀！我的白五爺！今日奉大王之命前來與你老上墳，差一點兒沒叫人把我毀了。焉知不是你老人家的默佑保護，小人方才得脫。若非你老的陰靈顯應，大約我這劉立保保不住，叫人家弄死了。哎呀！我那有靈有聖的白五爺呀。」眾人聽了不覺要笑，只得上前相勸，好容易方才住聲。眾人原打算祭奠完了，大家團團圍住，一吃一喝。不想劉立保餘勳尚在。眾人見頭兒如此，只得仍將祭禮裝在食盒裡面，大家抬起。也有抱怨的，辛苦了這半天連個祭餘也沒嘗著；也有納悶的，劉立保今兒受了誰的氣來到這裡借此發洩呢？俱各猜不出是什麼緣故。

劉立保眼尖，見那邊來了幾個獵戶，各持兵刃，知道不好，他便從小路溜之乎也。這裡唆羅抬著食盒，冷不防劈又拍一陣亂響，將食盒傢伙砸個稀爛。其中有兩個獵戶，一個使棍，一個托叉，問道：「劉立保那裡去了？」眾唆羅中有認的二人的，便說道：「陸大爺，魯二爺，這是怎麼說？我等並沒敢得罪尊駕，為何將傢伙俱各打碎？我們如何回去交差呢？」只聽使棍的說：「你等休來問俺。俺只問你，劉立保在那裡？」嘍囉道：「他早已從小路逃走，大爺找他則甚？」使棍的冷笑道：「好呀！他竟逃走了，便宜這廝。你等回去上復你家大王，問他這洞庭之內，可有無故劫掠良家婦女的規矩麼？而且他敢邀截俺的妻小，是何道理？」眾嘍囉聽了，方明白劉立保所做之事。大約方才慟哭，想來是已然受了委屈了，便向前央告道：「大爺二爺不要動怒，我們回去必稟知大王，將他重處，實實不干小人們之事。」使叉的還要搶叉動手，使棍的攔住道：「賢弟體要傷害他等。且看鍾大王素日情面。」又對眾嘍囉道：「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，將你等一個也是不留。你等回去，務必將劉立保所做之惡說明，也叫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並非無故廝鬧。且饒怒爾等去罷。」眾嘍囉抱頭鼠竄而去。

原來此二人乃是郎舅，使棍的姓陸名彬，使叉的姓魯名英。方才那婦人便是陸彬之妻，魯英之姊，一身好武藝，時常進山搜羅禽獸。因在山上就看見一群唆羅上山，他便急急藏躲，惟恐叫人看見，不甚雅相，待眾嘍囉過去，他才慢慢下山，意欲歸家，可巧迎頭遇見劉立保胡言亂語。魯氏故意的驚慌，將他誘下，原要用袖箭打他，以戒下次。不想來到五顯廟前，一眼看見盧方，倒不好意思，只得嚷道：「救人呀，救人呀！」盧大爺方把劉立保踢倒。這婦人也就回家告訴陸魯二人。所以二人提了利刃，帶了四個獵戶前來，要拿劉立保出氣。誰知他早已脫逃，只得找尋那紫面大漢。先到廟中尋了一遍，見供桌上有個包裹，卻不見人。又吩咐獵戶四下搜尋，只聽那邊獵戶道：「在這裡呢。」陸魯二人急急趕到樹後，見盧方一張紫面，滿部鬚髯，身材凜凜，氣概昂昂，不由的暗暗羨慕。連忙上前致謝道：「多蒙恩公救拔，我等感激不盡，請問尊姓大名。」

誰知盧方自從聽了劉立保之言，一時慟徹心髓，迷了本性，信步出廟，來到樹林之內，全然不覺。如今聽陸魯二人之言，猛然還過一口氣來，方才清醒，不肯說出名姓，含糊答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足掛齒。請了。」陸魯二人見盧方不肯說出名姓，也不便再問，欲邀到莊上酬謝。盧方答道：「因有同人在山下相等，礙難久停。改日再為拜訪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拱轉身竟奔逆水泉而來。

此時已有薄暮之際，正走之間，只見前面一片火光，旁有一人往下注視。及至切近，卻是韓彰，便悄悄問道：「二弟，怎麼樣了？」韓彰道：「四弟已然下去二次，言下面極深極冷，寒氣徹骨，不能多延時刻，所以用乾柴烘著，一來上來時可以向火暖寒，二來借火光以作水中眼目。大哥腳下立穩著，再往下看。」盧方登住頑石，往泉下一看。但見碧澄澄迴環來往，浪滾滾上下翻騰，那一股冷颼颼寒氣侵入肌膚。盧方不由的連打幾個寒噤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這樣寒泉逆水，四弟如何受得，尋不著印信，性命卻是要緊。怎麼好，怎麼好！四弟呀，四弟。摸的著，摸不著，快些上來吧！你若再不上來，劣兄先就禁不起了。」嘴裡說著，身體已然打起戰來，連牙齒咯咯咯抖的山響。韓彰見盧方這番光景，惟恐有失，連忙過來攙住，道：「大哥且在那邊向火去。四弟不久也就上來了。」盧方那裡肯動，兩隻眼睛直勾勾往水裡緊瞅。半晌，只聽忽喇喇水面一翻，見蔣平剛然一冒，被逆水一滾，打將下去。轉來轉去，一連幾次，好容易扒住沿石，將身體一長，出了水面。韓彰伸手接住，將身往後一仰，用力一提，這才把蔣平拉將上來，攙到火堆烘烤暖寒。遲了一會，蔣平方說出話來，道：「好利害！好利害！若非火光，險些兒心頭迷亂了。小弟被水滾的已然力盡筋疲了。」盧方道：「四弟呀，印信雖然要緊，再不要下去了。」蔣平道：「小弟也不下去了。」回手在水靠內掏出印來，道：「有了此物，我還下去做什麼？」

忽聽那邊有人答道：「三位功已成了，可喜可賀。」盧方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陸魯兄弟，連忙執手，道：「二位為何去而復返？」陸彬道：「我等因恩公竟奔逆水泉而來，甚不放心，故此悄悄跟隨。誰知三位特為此事到此。果然這位本領高強。這泉內沒有人敢下去的。」韓彰便問此二位是何人，盧方就把廟前之事說了一遍。蔣平此時卻將水靠脫下，問道：「大哥，小弟很冷，我的衣服呢？」盧方道：「喲！放在五顯廟內了。這便怎處？賢弟且穿愚兄的。」說罷，就要脫下。蔣平攔道：「大哥不要脫。你老的衣服，小弟如何穿的起來。莫若將就到五顯廟再穿不遲。」只見魯英早已脫下衣服來，道：「四爺且穿上這件吧。那包袱弟等已然叫莊丁拿回莊去了。」陸彬道：「再者天色已晚，請三位同到敝莊略為歇息，明早再行如何呢？」盧方等只得從命。

蔣平問道：「貴莊在那裡？」陸彬道：「離此不過二里之遙，名叫陳起望，便是舍下。」說罷，五人離了逆水泉，一直來到陳起望。相離不遠，早見有多少燈籠火把迎將上來。火光之下看去，好一座莊院，甚是廣闊齊整，而且莊丁人煙不少。進了莊門，來在待客廳上，極其宏敞喧赫。陸彬先叫莊丁把包袱取出，與蔣平換了衣服。轉眼間已擺上酒肴，大家敘座，方才細問姓名，彼此一一說了。陸魯二人本久已聞名，不能親近，如今見了，曷勝敬仰。陸彬道：「此事我弟兄早已知道。只因五日前來了個襄陽王府的站堂官，此人姓雷，他把盜印之事說一番，弟等不勝驚駭。本要攔阻，不想他已將印信擱在逆水泉內，才到敝莊。我等將他埋怨不已，陳說利害，他也覺的後悔，惜乎事已做成，不能更改。自他去後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憂心。誰知蔣四兄有這樣的本領，弟等真不勝拜服之至！」蔣爺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請問這姓雷的，不是單名一個英字，在府街之後二里半地八寶莊居住麼？」陸彬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四兄如何認得？」蔣平道：「小弟也是聞名，卻未曾會面。」

盧方道：「請問陸兄，這裡可有九截松五峰嶺麼？」陸彬道：「有。就在正南之上。盧兄何故問他？」盧方聽見，不由的落下淚來，就將劉立保說的言語敘明。說罷，痛哭。韓蔣二人聽了，驚疑不止。蔣平惟恐盧方心路兒窄，連忙遮掩道：「此事恐是訛傳，未必是真。若果有此事，按院那裡如何連個風聲也沒有呢？據小弟看來，其中有詐。待明日回去，小弟細細探訪就明白了。」

陸魯二人見蔣爺如此說，也就勸盧方道：「大哥不要傷心。此一節事我弟兄就不知道，焉知不是訛傳呢？等四兄打聽明白，自然有個水落石出。」盧方聽了也就無可如何，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內，也不便痛哭流涕，只得止住淚痕。

蔣平就將此事岔開，問陸魯如何生理。陸彬道：「小弟在此莊內以漁獵為生。我這鄉鄰有捕魚的，有打獵的，皆是小弟二人評論市價。」三人聽了，知他二人是丁家兄弟一流人物，甚是稱羨。酒飯已畢，大家歇息。三人心內有事，如何睡的著。到了五鼓，便起身別了陸魯弟兄，離了陳起望。那敢耽延，急急趕到按院衙門，見了顏大人，將印呈上。不但顏大人歡喜感激，連公孫策也是誇獎佩服，更有個兩墨暗暗高興，殷懇勸勤，盡心服侍。

盧方便問：「這幾日五弟可有信息麼？」公孫策道：「仍是毫無影響。」盧方連聲歎氣，道：「如此看來，五弟死矣！」又將聽見劉立保之言說了一遍。顏大人尚未聽完，先就哭了。蔣平道：「不必猶疑。我此時就去細細打聽一番，看是如何。」

要知白玉堂的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